

铁血男儿
卧底毒窟

要知道,这些军火都是在战争中用的,普通警察怎么会有与之抗衡的武器?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。

资料显示,贩售集团正打算把这些枪支销往内地,如果他们成功,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我只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,一时有些心烦,把地图往宁志怀里一塞,说:“没去过。”

郑勇抢过地图看了一会儿,说:“谁

11 见到孙强

没事儿会跑到这种地方?”

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执行任务,本来就有些紧张,加上之前徐卫东的那一声吼,更让我们心有余悸,到现在都不敢轻易说点儿玩笑话,只好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,在震耳的引擎声中各自想着心事。

我翻看着那个矿场的卫星地图,不停在脑海中架构着地形,想象着可能遇到的危险,越想越乱,越乱越拼命想。

郑勇烦躁地站起来,使劲儿拍着舱壁吼:“真他妈慢,还要闷多久?”

刚才抽烟的那个飞行员打开舱门,探出头说:“抓紧了,我们赶时间,不舒服就吐到椅子下面的桶里,一会儿到了地方把自己吐的带走丢到外面。”没等我们细问,他咣的一声,关上了门。

飞机猛然提速,机身不规律地抖动起来。宁志马上就不行了,脸色煞白,忍着胃里的翻腾。我说:“你拿着你的桶去找地儿吐。”

宁志挣扎着从座位底下摸出一只套着塑料袋的小铁桶,扶着椅子在机舱尾部找了个角落,一头扎到桶里,再也没有出来。

飞机降落时已是深夜。舱门刚打开,一个扛着少校军衔的军官就迎了上来。简单寒暄之后,我和郑勇搀起宁志,随他上了一辆没挂牌照的越野车。

车窗上贴着深色车膜,越野车一路朝北飞驰。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少校

军官扭头对我们说:“三位首长,我就不客套了,我叫孙强,我们现在直接去那个矿场。”

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他的肩章,他叫我首长,一定是向他下达命令的人特意强调了我们的三个人的重要性。我问:“现在是什么情况?有多严重?”

“20多个人,躲在一个废弃矿场的生活办公区里,我们还没惊动他们。”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疑惑,自己点了一支烟,抽了一口说,“哦,说是生活办公区,其实就是一个只有300平方米的院子,里面有一圈房子。据可靠的情报,他们已经造出数量惊人的枪械,藏匿在某处,具体流向现在还不清楚。我们向上级请示,上级说派专人来帮我们把关,没想到……你们这么年轻。”

宁志说:“我们不是首长,级别……和你差不多。对了,在车里能抽烟吗?”

孙强忙给我们让烟,我摆摆手说:“我不抽。”孙强帮宁志点了一支烟,接着说:“这个团伙是最近几个月才由几个小团伙凑在一起的。以前他们各玩各的,凑在一起后,他们整合的不仅是造枪的机器设备,也包括各种势力,比以前要难对付得多,不过也好,这样可以一网打尽。”

“这伙人和你们交过手没有?有没有活口?”我一直惦记着那个柬埔寨人洪古,希望得到更多关于此人的情报,但在不确定孙强是否知道我们的核心

任务前,我不能说太多。

孙强摇摇头说:“没有,上面不让打草惊蛇,要求‘一勺烩’。不过你们来之前,北京的一个首长指示我们尽量留活口,唉……这就麻烦了,这个命令一旦传下去,我们的战士就会手下留情,对那伙人留情,就是对自己残忍。”

我听到徐卫东已经跟他提过留活口的事儿,那么不妨告诉他原因,于是说:“因为这个团伙里有个很重要的人,如果拿下他,以后这样的案子会少很多,我们会少流血、少牺牲。”

孙强眼睛一亮,大概想问点儿什么,但职业敏感性使他最终没有问,他说:“好,好,我们一定配合,我这就传命令下去,希望明年不会再有战斗减员。”

“那你们的计划呢?”我问。

“因为地势比较复杂,我们提前一天就设置了包围圈,到晚上就收网。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外围还有人,一旦行动起来可能有漏网之鱼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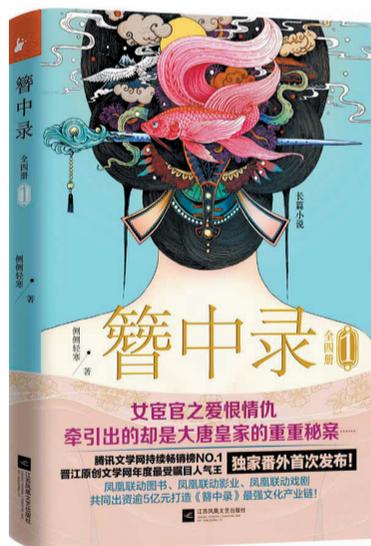
郑勇问:“咱们有多少人?”

孙强说:“一个县中队,除了留守和执勤的,全来了,一共30个人。”

郑勇说:“算我们三个了吗?”

“没有。”孙强迟疑了一下,说,“我直说吧,你们是上面派来的,我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,所以你们不能直接参加行动。”

(摘自《任务:活着再见1》邵雪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迷雾重重
谁是真凶

王蕴事先和李舒白打了招呼,于是,在夔王府出面后,仙游寺那天早早便清了场,就连小沙弥无事不得出自己的禅房。到申时左右,寺内已经完全没有了闲杂人员。

黄梓瑕、素绮还有王蕴府中的十来个丫头一起陪王若上香。

仙游寺依山而建,占地广阔。山脚下的前殿内供奉着弥勒佛,后面供奉着韦陀尊者,主殿在山腰,供奉着如来、文殊与普贤,西方有阿弥陀佛同大势至菩萨、观世音菩萨,东方有药师佛与日光

43 突然消失的白鸟

菩萨、月光菩萨,另有十八罗汉,同时建有五百罗汉殿。

这些人到庙中见佛烧香,依次跪拜,等拜完山腰主殿里的菩萨后,素绮和丫头们已经累了,看着还在山顶上的后殿,个个都瘫软了。

素绮说:“我是真的不行了,反正今日寺中无人,杨崇古你陪着王妃上去吧。”

黄梓瑕答应了,与王若沿着台阶而上,手中拈着香,一路上行。

青石台阶上长了点点青苔,两个人专心注意脚下。寺内一片寂寥,偶尔一声小鸟啼鸣,天空中有一只雪白小鸟掠过。

那只白鸟掠过天空,投入面前的峰峦密林之中。顺着白鸟飞翔的轨迹,她们将目光投向面前的后殿,然后,她们就看见了站在后殿门前的那个男人。

他出现得如此突兀,仿佛是那只白鸟幻化而成的。

王若的脚步顿了一下。黄梓瑕轻轻拉她的衣袖,说:“王公子和府上众侍卫都在呢,放心吧。”

王若应了一声,两个人走上台阶,来到后殿门口,朝里面举香叩拜。后殿供奉的是燃灯上古佛,佛前供奉着香花、宝烛,青烟袅袅间宝幢都显得恍惚。

王若跪在佛前,喃喃祝祷,黄梓瑕回头看那个男人,见他一直站在门外,外面是淡青的远山,天青的碧空,而他

穿着一身青色衣衫,如同将融在背景中一般,显得飘忽、渺远。

他似乎感觉到她在看他,回头望着香烟缭绕中的她,唇角忽然扬起,露出一个笑容。

他眉眼平淡,只是一个清秀的男人,但这一笑让他显得很平和,有一种远空微岚的柔和气息,令黄梓瑕产生了一点熟悉的感觉。

黄梓瑕微一低头,算是回敬他的注意,在目光下垂时,却发现他提着一个鸟笼。

刚刚她们看见的那只白鸟,就在笼子里。那只白鸟似乎颇通人性,见她看过来,便唧唧唧叫着,在笼中跳了几下,极其活泼。

王若祝祷完毕,站起来转头顺着她的目光,看向那只小鸟。

空无一人的大殿内外,只有他们三个人。那个男人提起鸟笼,阳光将他的背影投向殿内,笼罩住了她们。

他温和地笑着,问她们:“这只小鸟怎么样?”

“是你养的吗?看起来很乖巧。”王若好奇地看着它。

白鸟仿佛听得懂她的赞扬,在笼中跳得更欢了,一刻都不愿停下似的。

“是啊,很乖巧,就算我打开鸟笼,它飞到山林里,但只要听到我呼唤它的声音,它就能立即飞回来。”他说着,伸出两根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白鸟的头,白鸟亲昵地靠在他手指上蹭着它的小脑袋。

黄梓瑕带着王若往外面走,不想多生事端,但在经过那个男人身边时,他说:“毕竟,无论现在怎么样,以前曾经做过的一切、经历过的一切,都会深深烙印在心上,就算瞒过了所有人,也瞒不过自己。”

黄梓瑕感觉到王若的身体微微一僵,脚步停住了。

“就像有一条无形的绳索勒在脖子上,越想逃得远,其实只会被勒得越紧。”那个男人明明看到了王若的反应,却只笑道,“我说的,是这只小鸟。”

黄梓瑕回身看着他,问:“你是否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?竟敢这样随意说话!”

“我自然知道。”那个男人声音平淡,从容微笑,“如果不出意外,10日内她将成为夔王妃。”

“既然如此,请不要惊扰贵人,以免多生事端。”

“倒不是要惊扰贵人,我只是想给王妃看点儿好玩的东西。”他慢慢走近,俯身向她俩鞠了一躬,袖子在那个鸟笼上一拂而过,便将鸟笼放在她们面前,然后抬头对她们笑道:“雕虫小技,仅博王妃一笑。”

只这么一刹那,鸟笼中那只刚刚还在欢快跳跃的白鸟已经不见了。放在她们面前的,是由48根精细紫竹组成的鸟笼,里面空荡荡的。

(摘自《簪中录》侧侧寒寒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)